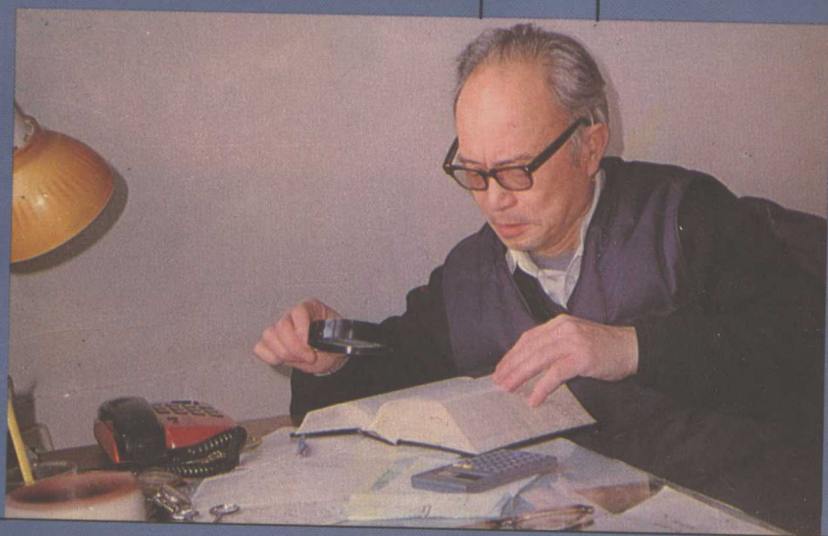


万木春选集

咽日短笛

团结出版社



万木春选集

咽日短笛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咽日短笛:万木春选集/万木春著.-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6.5

ISBN 7-80130-012-2

I. 咽… I. 万… 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别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907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65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晴窗咽日肝肠暖
古殿朝真屨袖香

——
苏轼

序

王 益

万木春同志把他从中学时代到离休后的半个世纪里写的记实文学和杂文作品选编了一本集子，取名《咽日短笛》。他拿自己用电脑打字排版的样本给我看，要我提意见。我花了一个整天和一个晚上，一口气读了全书的三分之二，约十五六万字。不能说这些作品字字珠玑，但有许多确是写得很有特色。我不是专业文学工作者，要对作品提什么意见，真有点作难，要是随便谈点读后感，还是可以的。

老万做了一辈子出版发行工作，我也做了一辈子出版发行和印刷工作。我们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了几十年，按说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了。但因为过去见面只谈工作，从未谈过家世和经历；参加土改、三反、四清、干校等等，又都不在一起，没有交流过这些方面的感受，也没有读到过他这方面的作品，所以严格说来，过去对他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因此，读了《咽日短笛》，过去熟悉的万木春，反倒成了完全陌生的万木春似的。

我们俩人的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我的家可以说是一介寒

儒，由于父亲连续失业多年，吃尽当光，生活搞得很狼狈。那时我自以为我家是中国最穷的人，后来进入社会，才知道我家远远不是最穷的。老万也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比我稍稍幸运一些的，是他能上完高中程度的不交学费的职业学校。我却高中没有毕业就出走上海，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迫害，但也与交不起学费有关。我们俩人的兴趣也有许多共同点：爱好文艺，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就舞文弄墨，发表作品、出刊物、办文艺团体等等，在学校中也不安分。离开学校后，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靠文艺爱好是不能糊口的，而且我很早就有了“组织观念”，要服从工作需要，所以很快就进入了出版领域。老万从中原大学分配到新华书店的时候，出版发行还没分家，编、印、发都在一起，他一开始就是做文字工作。后来在出版系统转了几十年，也都没有完全脱离文学，在写作修养方面有所长进，不时写点文艺作品。我进入出版界后，一直“打杂”，什么都干，但就是与文艺不沾边。以致到后来，只有逻辑思维，没有形象思维；只会写公文，写请示报告，写通知，写发言稿；只求严谨准确，不讲生动活泼，一点趣味也没有了。《咽日短笛》中的第一篇《S的初恋》，是老万十几岁时的处女作，很有水平。我也还留着我的处女作，对比之下，逊色多了。所以老万的起点就不低。

老万把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主要不是给同时代的人看，而是给年轻人、给后人看的。但我读起来还是兴致勃勃。我在旧社会生活过，我也参加过土改、三反、四清，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浩劫，住过干校，我却一篇回忆录也写不出来。文艺来源于生活，老万写得出来，我却写不出来，好象他的生活就是比我的丰富、突出、尖锐。可能事实是如此，也可能不完全是如此，只是各人的处境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比如，我也参加了“三反”运动，因我是处于领导地位，我所在的单位比老万在《从

头收拾旧山河》中写的那个单位平淡得多。我那时是在受了上级批评，检讨了“右倾”之后才关了一个审查对象。读了老万的这篇作品，回想当时的政治气氛，自己之受批评，被迫检讨并非右倾的“右倾”，自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了。

老万写的是文学作品，但我还把它当作工作报告一类来看。我想的问题是，革命多么不容易啊！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共产党已坐了江山，对付农村中一个小地主、小恶霸还那么费劲，要做那么多艰巨的工作；经过土改，地主阶级的威风是彻底扫地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彻底垮台了，但是，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封建思想的根子还没有彻底挖尽刨光。为什么会来一个十年浩劫？从思想根源来说，与封建思想没有彻底挖尽刨光是有关系的。我想的是这些。我虽然没有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老万作品的艺术特色，他是如何捕捉镜头、如何刻画典型等等，但我还是读得津津有味，因为它所反映的时代风貌，是值得回味的。由此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和将来的年轻人，能读读这本书，认识一下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风貌，一定也会发生兴趣。

万木春同志希望我的，不光是读后感，而是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言。我很遗憾，只谈了点读后感。如果读后感也可以算序的话，那就是《序》吧！

1996. 3. 14.

目 录

序

王益

第一编 天亮之前

- 1 S 的初恋
- 13 都市夜曲
- 27 阿 P 外传
- 38 婚 事
- 46 五更寒
- 48 嗜墨精历险记

第二编 旭日东升

- 62 从头收拾旧山河
 - 祝融峰 (62)
 - 共工湖 (86)
- 102 文化乡一日
- 106 记者的尴尬
- 111 培养未来的同志
- 115 雪山追踪
- 122 现代的古代
 - 古代的现代

125 妇女队长

第三编 暴风骤雨

- 137 阿 O 奇传
- 165 向阳湖情歌
- 176 猪司令
- 190 精英和垃圾
 - 绝对正确 (190)
 - 坚决拥护 (192)
 - 气吞山河 (196)
 - 转手之间 (198)
 - 人证物证 (199)
 - 阶级界限 (203)
 - 立字存照 (204)

第四编 拨云见日

- 207 欢 乐 篇
- 208 劝 说 篇
- 209 调 笑 令
- 211 送女儿上大学

212 契诃夫的新探索

221 长辈和小辈

饭桌风波 (221)

膝盖风流 (224)

227 凡是……

229 古已有之

231 商海观潮

神奇广告术 (231)

金字招牌背后 (233)

超级做戏 (234)

多此一举 (235)

祝君健康 (237)

打“的” (239)

241 公私有别

246 魔 笔

248 新 潮

251 把红苕的愤怒

第五编 红霞满天

253 山水谣

257 扬州探奇

262 黄山咏叹调

271 天池迷雾

277 苏东坡的山水癖

286 电脑综合症

第六编 秉烛夜游

295 书苑漫步

恐高症 (295)

误 导 (298)

一窝蜂 (302)

辞书热 (304)

说“慢” (307)

310 李清照的艺术形象

317 武则天的无字碑

322 美的呼唤

326 奥运新闻战

328 爬格子的苦与乐

编余漫笔

时代的回声 (331)

天亮之前

S 的初恋

老师和同学们都发觉，S 堕入了情网。

发表在《川江晨报》上的那首《单恋者之歌》，就是最确切的信号。S 在这首诗的开头直言不讳：

姑娘，我思恋你，
我在心灵的深处，
撒下了爱情的种子……

L 把他拉到僻静处问：“兄弟，爱上谁了？”

S 笑而不答。

“爱就大胆地爱嘛，又要躲躲藏藏的，还说什么‘怕在姑娘的心田里发芽抽枝’。撒种不就是为了发芽抽枝吗？就只有你这样的大傻蛋，心甘情愿地做单恋者！”

S 还是笑而不答。

过不几天，S 又发表了他写的另一首题名《旱》的诗：

傍晚，
太阳疲惫地滚下山头，

却没把折磨人间的热焰带走……

刚读三句，语文老师 K 先生就拍案而起：“好诗呀，好诗！”他把这个得意门生叫到自己屋里，美美地夸了一顿：“这要是写在‘五四’时期，嘿嘿，好诗呀，好诗……”

夸得 S 满脸通红。

“你读过最短的诗有多少字？”K 先生接着问他。

“五言绝句，四句二十个字。”S 回答说：“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

“当代的新诗呢？”

“当代的新诗，再少也有十句八句吧，大概四、五十个字的样子。”

“不，只有三句。是我的老朋友 A 先生写的。”K 先生提高嗓门，一字一字地读道：——

红球，
悬挂起千万人的心，
悬挂起漫天的仇恨^①……

K 先生说，短短的三句，只有十八个字，就把敌机空袭带给人们的苦难和仇恨，刻画得非常深刻，非常感人！他说：会读诗的人，不是用“嘴”读诗，而是用“心”读诗，要不怎么说“心领神会”呢？伟大的诗人，不是用“手”写诗，而是用“心”写诗。要是写不出意境，写不出感情，写不出心声，就不能叫诗。“记住，写诗就是写心，把你生活体验中最动心、最痴情的东西艺术地再现出来……”

这所学校座落在长江边上，离城几十里，进一次城要坐半个小时的船。城里的电灯线自是不会往这穷乡僻壤拉的，何况

① 抗日战争时期，常有敌机轰炸。如果挂起了红球，同时发出短促的汽笛声，就是敌机即将到来的紧急警报；如果挂起了绿球，同时发出长长的汽笛声，就是敌机已经离去的解除警报。

还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晚上，学生们都点着桐油灯上自习，有做代数题的，有做三角函数的，油烟把他们的眼圈、鼻孔、脸颊熏得乌黑。S却抱着一本英汉字典在琢磨拜伦的十四行诗《Sonnet on Chillon》^①。“Eternal Spirit，是不是译作“永久的精神”？或者译作“永恒的意志”？或者译作“永远的……”chainless，可以译成“无拘无束”吗？或者译成“奔腾的”、“奔放的”？……”

第二天正好上英语课，英语老师M女士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叫他站了起来。“S同学，你把这段课文朗读一遍！”

“Eternal Spirit……”他脑子里还是昨晚折腾了一宿的拜伦的诗。

“你是在这里上课吗？”M女士惊奇地望着他。

“……”他惊奇地望着M女士。

“F同学，你来朗读。”

F站了起来。她是南京沦陷时随家长流亡到大后方的女学生，长得小巧玲珑，十分活泼可爱。班上数她年纪最小，同学们都把她看作小妹妹。因为她的名字中有一个菊字，同学们乃取元稹的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送了她一个雅号：“爱菊”，甚至叫她“偏爱菊”。她也曾一再表示抗议：“谁让你们爱？不许你们爱！”得到的反响却总是：“偏爱，偏要爱！”不但班上的同学爱她，老师也爱她。爱她聪明，爱她纯真，爱她勤奋。M老师也总是把她当做模范学生，时不时地叫她起来示范。

“Long long ago^②……”她的朗读，也确是有韵有味。

① 拜伦，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是他的一首抒情诗，题为《锡雍之歌》。sonnet即十四行诗，音译为“商籁体”，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流行的一种格律谨严的抒情诗体。翻译这类诗是需要相当的功力的。

② 课文：“很久很久以前……”

S 在班上答非所问的出丑丢人的事，很快传开了。语文老师 K 先生又把他叫了去。“听说你在翻译拜伦的诗？”

“嗯。”

“简直瞎胡闹！”K 老师一脸怒色。“没学会爬就想跑！ABC 的门还没进去，就想登塔尖……”

K 先生说，学诗先要学会深入生活，学会观察和认识事物，学会思维方法，学会运用感情。他劝 S 多到江边走走，多到人群中走走，和洗衣妇摆龙门阵，和船夫摆龙门阵，和挑夫摆龙门阵，熟悉他们，然后写他们。

S 很听话，他每天都来到江边。可他还没和洗衣妇交上朋友，没和船夫、挑夫交上朋友，却先被几个同学包围了起来。他们大都是随父母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来自黄鹤楼头的 H，来自松花江畔的 Z，来自吴淞口岸的 N，再就是来自大明湖边的 L。山东小伙子说话最直：“老弟，原来你‘恋’的是诗。别单恋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恋’，大家一起痛快。”

于是他们躺在沙滩上读诗，读李白、杜甫的诗，读歌德、拜伦的诗，读艾青、田间、郭沫若、马凡陀的诗……

“干脆搞个‘诗歌研究会’好不好？”N 提出动议。

“好！”一致附议。“研究范围可以大一点，最好叫‘文学研究会’，再取个什么好一点的名字……”

S 又想起了拜伦的著名诗句：“Freedom's fame finds wings on every wind.”^①他说：“就用 Freedom（自由）的译音‘佛立敦’命名要得不？”

“要得，要得！”

熄灯号早吹过了，这帮学生还点着桐油灯在教室里写诗稿，他们决定用“佛立敦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出《佛立敦》墙

① 拜伦《Sonnet on Chillon》诗中的句子，大意是：“自由的英名随风飞扬传播四方。”

报，创刊号为诗歌专号。已经过了午夜，肚子饿得呱呱叫。不知是谁倡议“偷点女生的‘储备’填填肚子”，立即获得全体通过。学校的伙食坏，凡是当地有家的女生，没有不从家里带吃食来的。于是他们一齐动手翻女生的抽屉，翻出“战利品”享用之后，还写上一张纸条：“谢谢女士对我们的支持！”

两天以后，《佛立敦》创刊号崭露头角，整整贴了五面墙。L 的钢笔画颇有功底，一幅《金鸡报晓》图，把刊头装饰得光彩夺目、严肃大方。语文老师 K 先生看了墙报乐的合不拢嘴，直夸这些学生有出息。“我也加入你们的研究会。”K 先生说：“我们再开它一个诗歌朗诵会，把气氛搞得更浓一些。”

可惜朗诵会开得不成功，因为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南腔北调，朗诵得没一点诗味。好在 K 老师用河南话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抒情诗《嘉陵江船夫曲》，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才没使朗诵会过分丢人。

这天晚上，S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朗诵的《摇篮曲》没摇出“催眠”的效果，反摇出个“失眠”来，实在让人难堪。他想，大概就是 K 老师说的，只用了嘴，没进入心，要么就是没有当过妈妈，没有当妈妈的思想感情……

究竟 S 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反正起床号没能把他吹醒，直到军事教官的教鞭打在头上，这才恢复知觉。

“为啥子懒在床上不起来？”教官吼道。

他呆了半天才清醒过来，连忙说：“报告教官，我头疼！”

他穿好衣服，教官已领着学生在操场上跑步，传来一阵阵“一二三——四”的呼号声。S 独自跑到江边洗了个冷水脸，赶回来上早自习。等到吃早饭的时候，刚端起饭碗，教官过来一把将碗夺下：“你不是头疼吗？”

“是。”

“吃饭就不疼了？”

“头疼也得吃饭嘛！”S 说。

“故意调皮捣蛋，不许吃——”教官怒目而视。

“哎呀，教官！”一个女高音的声音：“雷都不打吃饭人啦！有啥话吃完饭再说嘛！”

一阵哄笑。

教官掉头把插话的F瞪了一眼，气冲冲地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对S说：“吃完饭到值班室来！”

F伸了一下舌头，又做了一个鬼脸。

值班室的气氛更紧张。军事教官铁青着脸，拍着桌子大喊大叫：“你别狗仗狗势，胆敢违反校规，老子制不服你，不吃教官这碗饭！”

“我违反那条校规啦？教官？”

“你……你……你没病装病，破坏军训！”

“教官，别把帽子戴大了。头疼就是头疼，哪是装病啦！”

“你疼个屁！头疼为啥子不请假？”

“教官，你这就不凭良心了！我不是向你报告了吗？”

“事先为啥子不报告？”

“教官，事先那个晓得会头疼嘛？”

“你还嘻皮笑脸！”教官气得直蹬脚。“今天非打你的板子不可！把手伸出来！”

教鞭“呜”地一声在空中甩了半个圆圈。

“有理讲理嘛，不能体罚！”窗外忽然传来女高音的声音。又是F。

“不能体罚！……”

“不能体罚！……”

窗外人声鼎沸，一片抗议声。

教官大惊失色。“你们，你们要造反？……”

“有理讲理嘛，不能体罚！”F的嗓门比别人至少高八度。

教官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莫可奈何地把手一挥：“给我滚出去！”

出乎教官意料的是，不但学生反对他的粗暴，说他是“法西斯”，连老师们也对他充满微词，说他骂的“狗仗狗势”太伤众，把平时比较器重 S 的老师全都骂了。K 先生说：“其实他是冲着我骂的。没想‘骄兵必败’，也怪可怜！”

M 女士则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种人，少理他！”

教官终于卷了铺盖。

同学们凑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庆功。有人称赞 S 是英雄，敢于和强者斗智斗勇；有人说功劳应该记在女大侠爱菊头上，没有她拔刀相助，S 怕也顶不住。S 连忙说“言之有理！”站起来对着 F 作了个揖：“谢谢女大侠，小生这厢有礼了！”

“谢啥子？”F 问。

“谢女大侠拔刀相助！”

“不对，谢我包庇有功！”

“包庇谁哪？”众人愕然。

“包庇了你们这帮小偷呗！忘了吗？是哪个半夜三更，溜门撬锁，翻箱倒柜，顺手牵羊？这才是地地道道的违法乱纪行为嘞，可惜傻教官没有掌握这一手罪证，要不然哪，哼哼，英雄们，卷铺盖的就说不定是哪个了！”

“喂，喂，不是那么回事呵，我们那是明——”

“明火执仗！”不愧女大侠，反应特快：“比小偷小摸更有本事！”

“我们不是打了‘收条’吗？还给你们记了一功嘛！”

“英雄们，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就别狡辩了。我们做女菩萨的一向宽大为怀，慈悲为本，只要‘佛立敦’兴旺发达，恕你们无罪！”

说了一阵笑话，各自回到宿舍。L 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熄灯号早已吹过，他硬把 S 从被窝里拉了起来：“喂，兄弟，起来帮我写封信。”

“有话明天再说好不好？困死了！”

“不行不行，我睡不着。起来帮哥子一把！”

无可奈何，S 光着膀子坐了起来。

“你没发现爱菊太可爱了吗？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又温柔，能文能武，敢说敢干。”L 把 S 硬拖下了床：“哎呀，我爱她都爱的发疯了。好兄弟，帮我写封求爱信，我要追她！听见没有？我要追她！”

“追就追嘛，你有追的绝对自由——All freedom！”

“我有追的自由，却没有追的本事。我没有你那样迷人的笔杆子。”

“你自己那根笔杆子不比谁差，你那幅《金鸡报晓》图就很迷人，干嘛对自己缺乏信心？”

“我会画公鸡的形象，但画不出公鸡肚子里装的爱情。”L 哭丧着脸：“好兄弟，一定得帮老哥一把，帮老哥写封向爱菊求爱的情书。”

S 心想：真新鲜，情书有请人代写的。请人代写的情书，是写的你自己的情，还是写的代笔人的情，分得清楚吗？可是，眼面前的 L 竟是那么痴得可怜，好像只要有人帮他写一封求爱信，幸福就会降临。多天真啊！我该怎么办？写还是不写？

然而终究没有推掉。连“你口述，我代笔”的建议也没通过。写什么、怎么写，一切由 S 作主，L 只做“文抄公”。因为署名是 L，是 L 在追求，尽管情书里说的话全是 S 的。

这天晚上，S 是十一点半上的床，L 又抄了两个小时才上床，两个人都没有睡踏实。

第二天下午，S 在去沙滩的路上被 F 叫住了。F 把一封抄写得十分工整的信放在 S 手里。“你说我该怎么办？”F 笑着问 S。

F 突如其来的举动，使 S 不知所措。愣了半天，S 才反问道：“你是啥子意思嘛？”